

武林高手张三疯

◆「江苏·仪征」王晓文图

张三疯是只猫，因为带它回来的家长姓张，它是人来疯，在我家和小姐姐并列排名老三，得名张三疯。看见张家长到晒台，抱着裤脚耍，竭尽温柔，猫爪钩到丝袜连到肉。看见我去晒台收衣服，裙带子就成它扑腾的对象，不小心就能把它踩死。蝴蝶也捉，树叶也扑，小姐姐新跑鞋也敢抓无数沙眼。你说它疯不疯?!

张三疯的伴儿是一只中华田园犬黑子，可惜都是公的。一只公狗和一只公猫在一起，谈不成恋爱，是一对冤家。和强大的黑子在一起，为了生存，原本属于张三疯的温柔、妩媚、楚楚可怜一点点消逝，取而代之的是狡猾、灵敏、武艺高强。给它们喂食，黑子食量大，且霸道，总觉得自己吃不饱，觊觎张三疯的猫食盆。我们在那儿，黑子只是眼馋，看着张三疯吃，自己舔舌头解馋。我们不在那儿，它踱过去，一头拱走张三疯，嘴巴一张，吞走了鱼块，张三疯只有挨饿的份。一开始张三疯向我们喵喵叫着乞怜，我们就看着黑子，让张三疯先吃。如此几次，我们没了耐性，张三疯求人不如求己，展开了食物保卫战。

和黑子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，张三疯绝对要拿出最大的决心和勇气。你看它用一只前爪扇过黑子的脸，随即用其他三只缠住黑子的腿，扇过去的前爪回头再蜷起来捣黑子一拳。黑子呢，高大威猛，自知和张三疯不是一个级别的，很不屑与它对抗，完全是一副猫戏老鼠的情状来对付张三疯，吼叫着冲过去，张开大嘴，张三疯就吓翻了，四只爪子数只钩子一起聚过来闭上眼睛迎接泰山压顶。生死存亡之际，黑子却暂停了，黑子要做的就是张三疯惊慌失措的样子。张三疯不依不饶，又缠上黑子的腿，左挠右抓。

如此这般，张三疯的自卫反击战还得百分百努力。腾挪跌宕无比灵活，闪击、勾拳、鸳鸯腿、熊扑，招招在行，练就一身好本事。最近天气热，它俩白天困乏，晚上来精神了。这不，昨晚加了一晚班，黑子愤怒狂吠，张三疯惨绝人寰地叫，我不得不从床上起来视察。好家伙，打得不亦乐乎，一会张三疯领先，翻身骑到了黑子的脖子上，逮哪咬哪；一会儿黑子得势，张三疯吓得借助障碍物，玩起了敌追我躲、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。我赶快找相机，二位更像专业演员，镜头感特好。这对冤家，打过一架，逐渐安静，黑子头尾相卷，张三疯缩在黑子的怀里，又和谐得不得了。



蔡剑明蜻蜓摄影作品选

捉蝈蝈

◆[安徽·亳州] 屈广法

声响，或需要休息一下，不叫了，这时候就应该立即停止走动，静静等着，直等到蝈蝈再叫时，再慢慢走过去。

当你小心翼翼来到蝈蝈眼前，此时很关键，两手的距离不能太远，太远了，捂蝈蝈时容易逃脱，过近，蝈蝈感觉出你要捉它，也会立即逃脱。要保持适当的距离，用手捂时，也不能用力过猛，过猛了蝈蝈容易受伤，可能导致其失去鸣叫功能。蝈蝈被手捂住后，往往会剧烈反抗，会用它锋利的牙齿咬你手。由于捉住一只蝈蝈不容易，所以即使手被咬出血，我也不肯放手。

要是没捂住，蝈蝈逃脱了，也不要灰心，它一般不会跑很远。仔细看看它在哪儿，继续追踪，只要耐着心，持之以恒，最后往往还是能捉住。

蝈蝈很难捉，往往捉了一中午，才能捉几只。尽管捉蝈蝈很辛苦，但看着自己的胜利果实，心里仍是甜滋滋的，仍是充满着收获的喜悦。

蝈蝈捉来后，放进笼里，拎回家挂在自家小院的石榴树下。晚上，躺在自家院里床上，一边凝望着天上的星星，一边聆听着蝈蝈的歌唱，真是惬意极了。

因为蝈蝈，我整个童年的夏天都过得十分充实而愉快。



几天前，我在街上遇到一个卖蝈蝈的，由于我特别喜爱蝈蝈，就花 5 元钱买了一只，又花 10 元钱买了一个蝈蝈笼。拎回家后，我就把它挂在了阳台上。每当我听着它那悦耳的叫声，听着那天籁之音时，就不禁忆起童年夏天捉蝈蝈的情形。

童年的夏天，当田里开始有蝈蝈叫时，我和其他村童便迫不及待地找来红高粱秸，自己制成简易的蝈蝈笼，制好后，就拎着下地，捉蝈蝈。

一般绿叶繁茂的豆地里蝈蝈最多，晴朗的中午时，蝈蝈最爱鸣叫，所以我们捉蝈蝈一般都是吃了早饭去豆地。那时也是天气最炎热时，身上只穿一件短裤头，任由毒辣辣的太阳晒，以致皮肤晒得漆黑，久之，甚至晒脱一层皮，尽管如此，却也不怕。

我们先来到豆地头，仔细听听哪儿有蝈蝈叫，若听到了，就顺着那个方向，猫手猫脚地走去，尽量不发出声响，以免惊跑了蝈蝈。有时，你正往目标走去时，蝈蝈或听到了



鸟过留爱

◆郭颖文图

今年 9 月 20 日，陪伴我们 6 年半的八哥珍珍突然去世了。

家里，再也看不到它的欢腾，再也听不到它对我们的呼唤，只留下那根挂鸟笼的杠子，孤零零地横在那里。

珍珍是 6 年前自己飞到我家来的，所以妈妈一直觉得它是有灵性的，是爸爸派来的小天使。那一年，爸爸刚刚离开我们不久。因为那天恰逢珍珠台风，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“珍珍”。

它飞来那天晚上，在窗外的空调外机上扑腾了一夜；它死的那晚，也是拼命扑腾。6 年前，因为那一声声的扑腾，我们才发现了这个尚未长出羽冠的小生命；6 年后，因为那一声声的扑腾，我们发现了它的“熄灭”。

我家在 22 楼，不知道它是怎么飞上来的。妈妈去物业寻找失主，有人来认领，不是。妈妈买来笼子，珍珍有了家。妈妈很疼它，天天给它喂食洗澡，跟它说话，把它当自己的孩子，它也学着我，叫着“姆妈”。

珍珍是只聪明的八哥，很多话，我只教了几遍就会了。关上家门它会说“再会”，打开家门，它会说“啥宁啊”。春节里，更是会“新年好，恭喜发财”叫个不停。如今，再也不能了，再也不能听到那熟悉的声音。

那个悲伤的夜里，珍珍松开翅膀，匍匐在笼底，妈妈扶起它，它很努力地想跃上笼里的竹竿，可又跌了下来。妈妈握住它小小的身体，它虚弱地望着她。我们轻唤着它的名字，叫它坚持住。可它越来越虚弱，眼睛也渐渐微闭，最后，无限留恋地看看妈妈再望望我，小脑袋一歪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再养一只吧，我提议。妈妈拒绝，因为再养的那只，也不可能是这一只。珍珍是爸爸派来的小天使，或许，这一次是爸爸召唤它回去了。

泪崩。为什么老天爷要连我们这一点念想都要收回？

八哥的寿命是 10 年左右，珍珍也算是鸟到中年。它也不像以前那么灵敏了，话也少了。可它对于我们家的意义，不仅仅是一只鸟。

我们把它葬在楼下的花坛里，给它竖了一个小小的碑，这样，还能天天见到它。

鸟过留爱，虽然珍珍死了，但它留给我们的快乐与温暖，弥足珍贵。

铁树“生蛋”

◆陈德良 文/图



家有小兔乐开怀

◆「甘肃·临泽」汪志

今年春节过后，单位因季节性生产，从附近农村招聘来了不少农民工。一天，我路过他们身边时，偶尔听见其中的一个说他家的兔子前几天下了几只小兔子，我一下来了兴致。小时候我家就养过几只兔子，至今记忆犹新。于是我跟这位农民工要求能不能卖给我几只兔子，第二天他就给我送来了两只。

拿回家，妻子儿子比我还喜欢，一天到晚都围着兔子转。妻子以前有睡懒觉的习惯，可自从这两只小白兔进了家门后，她每天都早起一小时，骑着电动车到离家一公里外的农村田埂旁采摘青草青菜，回家后再洗净放到兔子面前，看着兔子一口一口地吃。

在城郊居住的岳母有一天来到我们家，非要我们将兔子交给她饲养，因为农村有院落，而且食物也方便，比关在楼道里好养。我们家谁都不乐意，但最后只好忍痛割爱，将兔子送走，但每隔二三天就去看看它们。

前几天下午，我正在上班，妻子打来电话，说她母亲昨晚一不小心踩到了兔子身上，兔子不吃不喝，估计快不行了。什么？我一听立即请假赶到岳母家，只见那只受伤的小白兔躺在那儿，十分可怜。正巧第二天是双休日，我们就在岳母家住下了，伺候这只受了伤的小兔子，我将采摘来的青草放在它面前，它只闻了一下后就低下了头。

我知道兔子喜欢吃芥菜，可此时本地已没有了，只有在邻县的一个山区里还有。为了让它“转危为安”，第二天一大早就坐班车赶到那个山区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采摘了很多芥菜。不知是这只兔子已一天多没吃，还是我的精神感动了它，它竟吃了起来。晚上睡觉时我又将它放在床上用一小毛毯将它盖住。经过几天的料理，这只兔子终于缓了过来，又恢复了往日的蹦蹦跳跳。

这个礼拜，我们全家又去看小白兔，岳母开心地笑着说：“我为啥要将兔子拿到这儿来喂养，除了农村环境适宜外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，以前你们几个月都不来看我一趟，现在可好了，有了这小白兔，你们几天就来一趟，我是托了小白兔的福呀，我一定要将它们养好，你们高兴我也有个盼头！”



芙蓉鸳鸯

刊头国画：陈志宏（第三百九十四期）

花

鸟

虫

鱼